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三百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職田衡維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

定所上嘉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專殺漸不可長遂付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鼎與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

中丞趙鼎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

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

策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

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

原之地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

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

千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

鼎上章勾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四年三月也宰相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叅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改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卽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
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
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
其言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
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車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以爲不可語在豫傳未幾
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先見也張
浚又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
視師時敵兵又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

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
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
之力也又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
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
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
第奏行之又監脩神哲二史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
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欲
卿共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
譎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

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
呂祖謙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鼎與折
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肇政鼎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爲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鼎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酈瓊以全軍降僞齊浚
引咎去位召鼎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四官張浚謫置嶺南鼎鼎留下詰旦約
同列秣解上怒殊未釋鼎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

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
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
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
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
砭必傷元氣矣鼎嘗闢和議與秦檜不合及鼎爭璩封
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事在檜傳檜又薦蕭振爲臺
官振本鼎所引及是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
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
是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士間疑鼎引疾求免

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
大申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
府尋加檢校少傅安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錢鼎
不爲禮檜益憾之鼎旣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
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
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
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
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
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
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事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

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踵前轍
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
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
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
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
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始
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
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旬祠檜惡
其過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
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屬

官出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獲用調次檜又
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
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
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
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糲米檜
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子汾曰檜必欲殺
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

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年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
祔廟配享廟庭錄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
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論曰趙鼎自爲小官已著姦節中興疊疊陳時政皆嘉
謨天下屬望公輔久矣紹興入相者再其初力贊親征
國勢不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
本所謂險在前而能需者乃以梗和議爲秦檜所擠

竄以死然鼎鑪慘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禍變會不少
渝觀其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夫爲厲
鬼殺賊者豈異耶

張浚

子杓
孫忠恕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學
登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
聞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歷禮部侍郎
御營使司叅贊公事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
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
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浚慟哭謀張俊起兵齎

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詣行在浚以大兵
未集未欲誦言討賊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姑少留
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
矣白浚招之世忠至今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
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占言
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
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傅等得書恐乃遣
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仰
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聲傳正

彭鼎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輜以計

說傅等輜卽康國語在康國傳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
恐不知所出輜知其可動卽白宰相朱勝非請復辟高
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
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
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傅正彥
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
聚淮甸至數萬人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
慶感服浚歸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
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

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多瓊之謀至是入朝悻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誅之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金人取鄜延驍將婁宿罕董引大兵渡渭攻永興邑而窺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檄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永興命劉錫統之初浚問計於諸將曲端吳玠郭浩皆謂虜鋒方銳宜分守要害以待其弊浚不以爲然金人聞出師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地勢非利敵驟至軍太潰浚退保興州貶劉錫斬環慶副都

秦鳳兵扼險于和尚原

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收諸軍隨而潰也浚命吳玠收

收熙河兵于岷州大獲

孫渥賈世方等收涇原鳳翔兵

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

興元年吳玠兩敗金人

兀朮僅以身免亟易其須髯遁

特拜浚檢校少保定國

軍節度使浚以劉子羽爲上賓

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

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

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

每戰輒勝故關陝雖失而全蜀

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

南江淮亦賴以安云曲端者素

有威望然嘗與王庶吳

玠有隙而端腹心部將相繼降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